

● [日] 山本恵三著

“皇  
涿  
王  
国  
”  
背  
后  
の  
“  
謀  
”



# “皂沫王国”背后的阴谋

〔日〕山本惠三 著

子初 梦乙 译

春秋出版社

1988年·北京

原名：夜の女豹を撃て  
根据1987年日本东京广济堂版翻译

“皂沫王国”背后的阴谋

〔日〕山本惠三 著

子初 梦乙 译

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6印张 134千字

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50000册

ISBN 7-5069-0102-1. I·27

定价 2.00元

# 目 录

第一章	恐 吓	1
第二章	陷 阱	25
第三章	脱 险	44
第四章	反 击	66
第五章	假 面	87
第六章	相 逢	107
第七章	追 踪	127
第八章	欲 望	149
第九章	转 机	168

## 第一章 恐 吓

猪狩健治踏上了光线昏暗的台阶。阶梯表面的乙稀塑料层早已剥落，稍不留意，就可能滑倒。刚才在舞厅，健治为了核实寄信人的住址和姓名，又掏出那封信仔细看过一遍。借着台阶上的微弱反光，健治确信自己要找的地方就是这儿。这是一幢旧大楼，座落在大阪心齐桥边的小巷里。

寄信人是一家名叫“大阪总业”公司的社长。健治虽对这个公司很陌生，但随信寄来的一张 50 万日元的支票却使他不得不专程从东京赶到这里。信中说有极为重要的事情要委托健治。

健治在新宿歌舞伎街办了一家私人侦探所。在此之前，他曾是一位前国会议员的秘书，因涉嫌议员的贪污案件而辞去职务。在那以后，他一些当秘书的朋友都想为他介绍工作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他毅然干起了现在这个行当。因为他已厌倦了那种扼杀自己意志、严格按照别人的日程行事的机器人式的生活，所以，他选择了这个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生活的工作。

但是，事务所开业后，一切并非象他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。首先是事务所的地理位置不佳，加上他自己对别人委托之事又常常挑三拣四，结果，虽不至于揭不开锅，却使他失去了很多委托人，而且工作所得的报酬亦极少。在他所接受的全部业务中，这次“大阪总业”的委托算是破例了。委托人还自称是健治当秘书时的朋友。所以，健治

特意赶来大阪也有这一层因素。

他对“大阪总业”这个名字似乎有些偏爱。这个名字与猪狩侦探所一样有些古怪。要是把这种感觉告诉委托人，说不定他也会有同感。委托人的办公室在三楼 301 室。透过楼道里弥漫着的油烟，能看见 301 室的门上写着“大阪总业”的字样。

健治琢磨着自己的心事，来到 301 室门口。他抬手敲了一下门。

“请——进。”

里面传出一个女人懒洋洋的声音。

健治推开门。屋里靠窗摆着一张不锈钢办公桌，桌前是一排接待客人用的皮沙发。墙壁的灰泥已经脱落，几个木制的大柜子靠墙而立。房间角上有一张摆着花瓶的桌子，窗外晾着几件女人的衣物。这房间充满了女性的味道。一个女人正坐在沙发上修整自己的指甲。

“这里是大阪总业公司吧？”健治想证实一下。

“是叫这个名字。”

女人环视了一下房间后答道。健治这才看清女人的脸。她脸上的妆化的很浓，但还算是个美人。如果能稍微化淡点，恐怕会更加漂亮。不过，她给人的感觉好象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美貌才故意浓妆艳抹的。

“我想见你们社长。”健治从口袋里掏出那封大阪总业的来信。

“呀，您是猪狩健治先生吧？”那女人眼里一下放出光来。

“是的，我是接到贵社社长的信才来的。”

健治以为，可能是社长把事情告诉她了，不然她怎么不回答社长在哪儿呢。

“我就是那个写信的社长，我都把自己的事给忘了。您来得可真早啊。”

女人好象很着急似地看着健治：“您不记得我了？”

健治倒真是想不起来了：“您是……？”

女人从旁边的手提包里拿出手绢，往上面抹了点润肤霜，飞快地擦起脸来，就象演员卸装一样。手绢上很快染满了化妆品。女人的脸一下子干净了，象刚洗过似的，而且也变得更漂亮了。看来化妆对于女人来讲并非全是为了增添美，从这儿便可以得到证实。她的肤色显得湿润、艳丽，嘴唇也比刚才红润，象抹过口红似的。尤其是她那双眼睛非常迷人。

“您是……”健治猛然想起了她的名字。

“对，我就是山根苻香。”她抢先说出自己的名字。

原来，山根苻香同健治一样，也做过国会议员的秘书。那时候，秘书同仁之间为了密切关系，曾成立了秘书协会，在这个协会里，山根苻香的美貌是很有名的。当时，同仁中传说，她与雇主桥本议员关系暧昧。

有一次，她的雇主所属的派系在箱根集会。秘书中大部分人猜测，她肯定会同雇主睡觉的，健治也持同样看法。一想到苻香柔软的身体被那个一脸色相的蠢猪压在下面，健治心里便充满妒火。

但是，那次会后传来消息，说想占有苻香的不是她的雇主，而是雇主所属派系的头儿。据说那个头儿叫曾根，是让他让桥本将苻香弄到他的房间里来的。苻香却将床边盛满水的花瓶扣在了曾根的头，连夜逃出旅馆。从那以后，苻香的身影便在议员会馆消失了。

健治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曾为苻香的勇敢拍手称快。可也非常遗憾，因为再也见不着她了。

“您在想什么？怎么不说话？”苻香摸着一言不发的健治问道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这次见面太意外了，我真不敢相信。”

“您在想我会不会是幽灵吧？”苻香有点揶揄地说道。

“不，我觉得只有你才会选择这样的地方与我见面。”

“哟，您这是在夸我，还是在讽刺我？”

苻香有点不高兴了。健治看着苻香的眼睛，心里不知怎么才好。忽然有一种想让这双眼睛多看一会儿的感觉。

“那当然是夸你了。”健治赶紧说明。

“能听您这么说，可比听到任何人的夸奖都让我高兴。”苻香挑逗似地看着健治。

“好了，别说这些了，先谈谈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吧。”健治稳定了情绪后说道。他觉得在这么个阴暗的房间里见面，绝不会仅仅是为了互致问候。

“我从以前当秘书的朋友那里得知，您辞去了秘书工作，自己办了一家私人侦探所。我非常理解您的行为。您不是一个受人摆布的人，第一次见到您我就意识到了。虽说我也见过不少议员，可我觉得您才是真正的伟人。”

“过奖了，你还不了解我。”

“哪儿的话，我太了解您了，因此，我才给您写信。”

“啧啧，这我可刚知道。你从哪儿听说我的事的？”

苻香的话着实令健治吃惊不小。

“别忘了，我是个女人呀。那时候，大伙儿为了试探我的心意，把议员、还有秘书们的很多事情都对我说了。”

“要是为了试探你的心意，那肯定没我什么好话。”

“真的假的我自己清楚。”

“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

“这可是秘密，只能藏在我心里，必要时才能说。您现在想知道我要托您办的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说吧，想叫我干什么？”

“您先看看这些信吧。”

苻香站起来，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四五封信，搁在桌上。健治打开一封，原来是恐吓信。信中让苻香关闭现在的公司，不然就会倒楣。

“这不过是一般的恐吓，别理它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健治看完第一封信，安慰道。

“对不起，请把信全部看完。”苻香仿佛没听见他的话。

健治听她的口气很严肃，便认真看起来。他按收信日期一封封地看下去，信中威胁的语言越来越露骨，口气也越来越强硬。最后一封信命令她，必须在本月中旬关闭公司，不然就要她的命。

“怎么样？不是一般的恐吓吧。”苻香等他看完信后说道。

“是啊，威胁越来越厉害。”

“就是。最初我也以为只是恶作剧，可后来信中的语气逐渐加码，我就有点害怕了。我很想找一个人谈谈，于是，我想起您，便冒昧地给您写了那封信。”

“象这样明显的恐吓，与其委托我，还不如报告警方会解决得更快些。”

“我有些难处，所以不想让警方插手这件事。”

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健治不相信苻香的话。他无法想象，曾是议员秘书的苻香会从事连警察都憎恨的职业。

苻香从办公桌里拿出一本影集放在桌上。健治翻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女人的裸体照，而且都是些很漂亮的女人。

“你卖裸体照片？”健治盯着荷香的脸。

“不是，这些姑娘都在‘皂沫王国’工作。”

“‘皂沫王国’？你同她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她们都是我公司里的雇员。”

“雇员？什么意思？”

“是我把这些姑娘派到‘皂沫王国’去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是她们的经理了。”健治感到震惊。

“是的。我所选中的这些姑娘可不是普通人，全是好人家的姑娘。”

“良家姑娘怎么愿意干这种事情呢？”

“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下刺激而已。”

“真让我吃惊。你不要说得那么超脱，恐怕是想又能从男人那儿得到快乐，又能赚钱吧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但如果这些姑娘自己不愿意，也可以不干这事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我只是这些姑娘的经理。我将她们的影集分送到大阪、神户、京都等地的高级‘皂沫王国’中去。那里如果来了重要人物，便将影集给他们看，然后到我这儿，领走他们相中的姑娘。”

“那么，这些姑娘的亲属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吗？”

“是的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也可以叫一个您特别中意的姑娘。”

“对不起，想不到你曾拒绝跟大人物睡觉，并泼他一身水，居然会从事这种职业。真是想不到。”

“看得出来，您很瞧不起我的职业。”

“不，我对别人从事什么职业，历来都持不干涉态度，绝

对没有瞧不起的意思。”

“那就是心里蔑视吧。话说到这儿，我得声明，如果她们自己不愿意，我是绝对不会强迫的。姑娘们做事的地方，我选用的都是绝对可靠的人，而且客人也仅仅限于同我有某种关系的人。象您这样在政界里呆过一段时间的人，应该清楚，一个人不管有多么显赫的地位也还是人。我就是要让姑娘们知道这些事，让她们打消对男人的幻想，从反面给她们结婚教育。”

“让她们认识男人是对的，可没结婚前尽让她们看见男人的不足，不是一辈子不让她们结婚吗？”

“要真是那样就好了。我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？现在，我一点也不后悔。当然，如果当初我碰上的是您这样的男人，我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种观点了。但要碰到您这样的，那真是跟在沙漠里淘金一样难。”

“原来你是这么看我，可你对男人的看法也不会都正确呀。好了，不谈这个了，咱们言归正传吧。我已经明白了你不报告警方的隐衷。那么你是想让我去阻止恐吓者？”

“正是这样，请您看在昔日同行的份上帮我一把。”

“我答应你。”健治毅然承担下来。

“太感谢您了。您可真是我想象的那种人。”

荷香欣喜万分，一把握住了健治的手。健治感到握在自己掌中的手既柔弱又可怜，仿佛刚才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都不是真的。

健治端详着荷香的脸，简直象一个少女似的清纯可爱。他突然感到自己也快变成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了。真见鬼。他慌忙放开手。

“现在我想给您找一个我的姑娘，让她在‘皂沫王国’里

陪陪您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，咱们已好久不见了，这样怪难为情的。”

健治有点尴尬地看着荷香。

“这可不是玩笑话哟。您去‘皂沫王国’，又不是去玩过人家的游戏。而且，为了能更好地解决这桩事情，您难道不想了解一下我从事的到底是一项什么工作、管理的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‘皂沫女郎’吗？只有亲身体会一下，才会清楚我的工作。我想您也肯定会喜欢她们的。要知道，那些有名的政治家和财界大亨大都光顾过我的姑娘。您就当是受骗，去试一下吧，我想对您的工作一定会有用。”

“嗯，说得有些道理。那我就承蒙你的美意，去体验一下。”健治答应了，但给人感觉他的回答有点不果断，缺少男子气。

“健治先生，这就对了。可我不想找其他姑娘，想自己得到您的关照。”

荷香恶作剧似地看着健治。

“喂，别说这种无聊的玩笑话。”健治一下子口气强硬起来。

“当然是开玩笑，别介意。我这就去安排，请稍候。”荷香见健治拒绝了，马上拿起电话拨号。她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，对方好象是店里的经理。

“已经安排好了。一会儿汽车到下面停车场来接您。司机把您一直带到店里的，您什么都不用说，去就行了。”

十分钟后车场打来电话，说汽车已经到了。

“车已经来了，在下面的停车场等着，是一辆黑色‘奔驰’。我不送了，就此分手吧。”

荷香站起来伸出手。

健治轻轻握了一下，走出房间。停车场的入口处停着一辆“奔驰”。看见健治走过来，一位倚车站着的男人打开车门。

“您是大阪总业的客人吧？”那男人小心地问了一句，听口气他已惯于此道，恐怕已捎带过不少次客人了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请。”

健治钻进汽车，那男人关上门，坐在驾驶席上，汽车滑出了停车场。汽车穿过如灯海一般的繁华闹市，来到郊外一家高级菜馆门前。

“喂，这是到哪儿去？”健治问驾驶员。

“就这儿。”驾驶员平静地答道。

健治看看周围，一点没有什么异样。

“我们带来的客人都是很有名望和地位的，所以不便去那种一目了然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的一贯作法。象这儿，谁也想不到是‘皂沫王国’这类地方。这儿的饭菜好坏是次要的，可那些人就是要专门来这里。”驾驶员将车停在门口解释道。

“欢迎光临，正等着您呢。”

健治刚走下车，便有一位女招待恭敬地迎上来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

健治跟着女招待进到走廊里。

“就是这间屋子。”

她拉开格子门，把健治引到里间。这是一间很有情趣的典型日本式房间，墙上挂着一幅长卷画，床边插上鲜花。

“多谢光临。”一位年轻姑娘已等候在房间里了。她大概只有20岁，长得跟模特儿似的，非常漂亮。

“请您更衣吧。”那年轻女子走过来，递给健治一件预备好的浴衣。她替健治解开西装，接着，又解开了他的衬衣纽扣，取下领带。她开始解健治的皮带。

“下面我自己来。”健治走到一旁，披上浴衣，自己脱起来。

“那好，我去给您准备洗澡水。”

年轻姑娘说着，拉开隔扇，走进另一间屋子。健治换完衣服，也跟着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一间密封很好的浴室，装饰得相当豪华。浴盆是用桧木做成的。姑娘不知何时已换上了薄如蝉翼的长衫，里面什么都没穿。衣服里面清晰地透出了她那柔软的体态，皮肤上没有一点疤痕。真不愧是精心挑选出来的。健治想着，自己跨进了浴盆，他将身体浸到水中，姑娘温顺地站在浴盆边，旁边放着一张象床一样的桧木台，上面铺着柔软的树脂垫。姑娘走了过去。

“请您躺到这儿来。”

健治躺了上去。姑娘脱下长衫，端起一盆热水将健治从头到脚淋了一遍。然后她把嘴凑到健治胸部，吐出一股冰凉的液体，健治顿时全身痉挛了一下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叫起来。

“请您安静，现在是要让您达到兴奋状态。”

姑娘轻轻地说道。她喝下一口早已预备好的热水，又吐到健治的胸脯上。这一热一凉的刺激，健治不禁全身发紧，他感到体内的血液在开始发热了。

姑娘往自己身上抹满了肥皂沫。她轻轻地扶起健治，将身体贴在健治的背上来回磨擦着。健治犹如被电击一般全身酥软了。



“请躺下来。”

健治重新躺下来。姑娘跪坐在他旁边，拿起健治的手，在自己身上来回搓着。然后，她坐到健治膝上，用自己的下身蹭着健治的大腿。健治按捺不住被撩拨起来的情欲，一把抱住姑娘，将她按在台子上。姑娘没有反抗，只是轻轻呻吟了一声……

完事后，姑娘从健治身下滑了出来。她又端来一盆热水。健治洗净了身上的肥皂沫，换上一件干净浴衣。他回到房间时，桌上已准备好了酒。

“您辛苦了。请坐这儿。”

屋里坐着一位穿和服的姑娘，也是个美人。健治端起啤酒一饮而尽，他顿时觉得五脏六腑一阵清凉。他还是第一次感到啤酒的味道这么好。

“对不起了。”浴室里的那位姑娘走了出来。她已穿上了普通的服装，要是走在街上，你只会觉得她很漂亮，却一点看不出是干那种营生的。

姑娘向健治鞠了一躬，正想离去。

“你不来一起喝一杯吗？”健治对她说。

“不了，我只是侍候您洗澡。”然后姑娘便低着头，轻轻地走出了房间。

健治向穿和服的姑娘打听许多关于‘皂沫女郎’的事情。原来那些姑娘只是在来了特殊客人的时候，才被人从外面叫来。健治由此证实了她都是受苻香调遣的。姑娘们只限于在浴室里做事，房间里的姑娘是店里的招待。客人都是在核实身份后才被引到店里来。

健治这时完全明白了苻香所说的，客人要么是一流的政治家，要么是财界大亨。也就是说，正是因为她有过去的工



作关系，才可能有现在这个职业。不对，大概不会仅限于此，因为从事这种职业就会在那些要人中间增加影响。健治突然意识到，她的目的恐怕不是在“皂沫王国”。她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企图呢？

健治来到大阪豪华饭店。这是苻香为他在大阪期间安排的住处。健治一进房间，便拿出从苻香那里拿来的恐吓信反复研读起来。他觉得信纸本身没有什么深究的价值，是到处都能买到的那种普通信笺，而且总共才只有五封。但在最后一封恐吓信的结尾，他发现没有落款，而是一小块有色的污点。

“莫非是……”

健治一下子想到了血迹。虽然已有些发黑，已看不出血的颜色，但他知道血干了是会变色的。如果是血，那这些恐吓信可就非同一般了。不认真处理，苻香的生命就可能会有危险。

健治掏出记事本。他来大阪前，将大阪的熟人都记在上面了。他从中找到了大阪大学医学系副教授浜田义次的电话号码，家里和学校的号码都有。健治拨通了他家里的电话，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喂，我是浜田家。”好象是他妻子。

“清叫一下义次君，我是他学生时代的朋友，我叫猪狩健治。”

浜田很快就出来接电话了。

“好久不见了，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他们俩最后一次会面是健治辞去秘书职位的前一年，已经有四年了。可听这种口气，却似乎分别时间并不长，好象就二三天没见面似的。

“在大阪豪华饭店。我有些事想找你聊聊，明天能找个